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七

宋 朱子 撰

學禮十二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

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

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黙識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

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　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徳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禀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察

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

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

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掩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

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語辭而汝也抑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

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强也矯强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强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恠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强而强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

塗而廢吾弗能已矣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强而不强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盖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盖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顔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顔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詩云鳶飛

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

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

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賛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

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

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同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

帑子孫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

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

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葢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絶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

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薌之類是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為去聲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

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葢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别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

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

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具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

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閒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别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

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益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

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

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効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工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

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廩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廩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

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劫反行去聲　凡事指違道違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

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

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

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葢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葢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詞而猶有子曰二字葢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

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

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葢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

以上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

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智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内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

所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

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

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嘆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閒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待其人而後行總結上兩節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

也成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豪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

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好去聲烖古災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

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

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

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斁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内外該本末而言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

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錯循迭也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

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言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

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

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

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効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音夫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効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効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

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酉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

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八 九

詳校官尚書臣德　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書炳

謄錄監生臣李　錦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八

宋 朱子 撰

學禮十三

保傅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大戴禮無此十二字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鄭曰凡二十一世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鄭曰凡三十七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始皇胡亥人

性不甚相遠也大戴不作非鄭曰孔子曰性相近何三代之君有道之
長而秦無道之暴大戴三代作殷周無之君二字鄭曰暴卒疾也其故可知
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大戴廼作乃後同以作之鄭曰古即殷
周時也使士負之鄭曰卜其吉也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
天也齊側皆反見賢遍反大戴齊肅作參夙興鄭曰參職謂三月朝也按參乃齊字之誤其下當脫
一字而注文職字亦誤過闕則下闕古闕字鄭曰敬君典法之處過廟則趨鄭曰
逕闕故下望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大戴
而作時已作以顏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

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襁居兩反褓布老反本篇作昔者成王今從大戴武王崩成王十有三也而云襁褓之中言其小保保其身體鄭曰保謂安守之顏曰保安也傅傅之德義大戴之作其鄭曰傅猶敷也顏曰傅輔也師道之教訓大戴訓作順鄭曰師傅之教大同也師上於訓道傅即受而述之書叙曰周公為師名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也此三公之職也鄭曰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尚書及周禮說古文與此同故先儒論者多依此為說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少失照反鄭曰卿也謂之孤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鄭曰記者因成王幼稚周公居攝又以王少漸賢聖之訓長終封禪之美故據其成事同於太子而始末叙之取明殷周之隆師友為先

也顏曰宴謂安居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大戴無廼有識三字之下有也字顏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去聲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德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大戴皆作比下下無之字博聞作閑博衛作輔使下有之字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大戴無生而二字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大戴左右下皆有有目字視字人下無也字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長展兩反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大戴居下無之字毋作不正下有也字

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樂魚教反大戴耆作嗜鄭曰恐其懈惰故以所味好而誘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少失照反下同大戴無天字習貫如自然貫與慣同後放此大戴如自然作之為常下又有此殷周之所以長有常道也十一字鄭曰言人性本或有所不能少教成之若天性自然也周書曰習之為常自氣血始顏曰貫亦習也及太子少長知妃色顏曰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學大戴作小學又引學禮一段與上下文意不相屬漢書亦然今別見五學篇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大戴考作端漢

書達作匡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冠去聲史大戴記作司顏曰有過則記徹膳之宰徹直列反大戴禮有有字徹下有虧字按下文云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進善之旌大戴旌作旍鄭曰堯置之令進善者立於旍下也誹謗之木鄭曰堯設之使書政之愆失也敢諫之鼓鄭曰舜置之使諫者擊之以自聞也瞽史誦詩顏曰瞽無目者也工誦箴諫大戴箴作正鄭曰工樂人也瞽官長誦謂隨其過誦詩以諷大夫進謀大戴無此四字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大戴媿作懷鄭曰量知受業故雖勞能授也漢書作媿顏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恥媿之事今按此文漢書為是而顏說亦非其意但謂習聞規誨與智俱長故諫之雖切亦能

受之而不愧恨也**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中去聲下同 鄭曰觀心施化故變善如性也 今按此言教化與心俱成故所為皆合於道如性自然也 大戴下有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九字

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朝上陟遙反下馳遙反 漢書無天子二字今從大戴 鄭曰祭日東壇祭月西壇以別內外以端其位 顔曰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 今按三代之禮四字疑當作及其立為**所以明有敬也**大戴敬作別 鄭曰教天下之臣也

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鄭曰仲春舍菜合儛仲秋班學合聲天子視學而遂養老**所以明有孝也**鄭曰教天下之孝也**行以鸞和**大戴以作中 顔曰鸞和車上鈴**步中采齊**大戴齊作茨 顔曰樂詩名也齊字或作薺又作茨並音才私反**趨中**

肆夏顔曰亦樂詩名趨讀曰趨大戴作趨鄭曰車亦應樂節步又中佩聲互言之也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周禮及玉繅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茨此云步中采茨趨中肆夏又云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則於大寢之內奏采茨朝廷之中奏肆夏與周禮文誤也所以明有度也鄭曰教天下儀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遠去聲大戴於上無其字下食字作嘗鄭曰玉繅曰凡血氣之類弗身踐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鄭曰皆先正於已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大戴三代作殷周之前者下無以字太作天下同及秦而不然大戴無而字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訐居謁反大戴上作尚

許作得鄭云字之誤也顏曰許謂面相斥罪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

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大戴使作故　鄭曰趙高宦者秦中車府令胡亥始皇少子二世也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劓牛例反大戴無之字

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大戴無胡亥字位下無而字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大戴言作誣　鄭曰昔伊尹諫夏桀桀笑曰子為訞言矣莊辛諫襄王襄王曰先王為定國訞典是也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顏曰艾讀曰刈菅茅也菅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大戴無惟字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大戴以下有習字道作導無之者字理作治鄙諺曰不習為

吏視已成事大戴諺作語視已成事作如視已事鄭曰觀前成事也古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鄙猶今言俗語然也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大戴三代作殷周無之字顏曰已事已之事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知也知去聲大戴而作如古字通用無者字顏曰法者則而効之秦世所以亟絶者其轍跡可見也亟居力反轍直列反顏曰亟急也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大戴作然而不辭者是前車覆而後車必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大戴變作敗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顏曰諭曉告也與猶

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大戴無夫字濫作疑諭教作教諭

鄭曰心未疑謂未有所知時也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力也大戴力作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大戴其作夫無而字胡粵之人

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

通行有雖死而不能相為者則教習然也大戴粵作越俗下有

也字累作參有雖作雖有死下無而字者下無則字

鄭曰生而同聲及其長也重譯而曉之不能使言語相

通嗜欲不異至於成俗其所行雖有死之可畏猶不相

放為者皆習使之然也蘓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

相為處　今按行有雖死而不能相為者鄭說誤蘓說

是也承上文言習俗之殊終身不變雖至於死而不能

相放傚猶老子言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也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大戴再有左右正三字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鄭曰孟子曰君正莫不正也君正而國定也書曰一人有慶兆民頼之此之謂也　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太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一本無王小子字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王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

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以下教子於家也 今按虎闈見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教國子弟保氏掌養國子守王闈一作庠門者非是又按姓孫也或恐當作性既或恐當作晚 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大戴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 大音泰下大傅同 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祭義 傳曰天子之設四學何也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中中心也懌悅懌 立太

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養猶教也言養者漬浸成長之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謂為之行其禮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行下孟反為說其義大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在學時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是以教諭而德成也以有四人維持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慎其身者謹安護之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記所云謂天子也取以成說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

人處其位不如且闕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當入學而太子齒何也曰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處君父之位覽海內之士而近不能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矣故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

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而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長丁丈反學音斆學教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師有父道成成生人者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一謂天子也大善太子也今按此書太甲篇文有本作人正謂天子而元良初不謂太子也古人引經多如此今但隨文觀之可也世子之謂也此一章係以文王世子與家語通修周文

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成王幼不能涖阼涖音吏下同　涖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　周公相踐阼而治相息量反下同　踐履也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　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長丁丈反下同　抗猶舉也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　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足以感喻焉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

涖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亦學此禮於成王側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聞之者聞之於古也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文王世子家語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亹無匪反莊王楚君名旅也士亹楚大夫箴恭王名也問

於申叔時叔時楚賢大夫申公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為于偽反下同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聳奬也抑貶也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世謂先王之世繫也昭顯也幽闇也昏亂也為之陳有明德者世顯而闇亂者世廢也以休懼其動休嘉也動行也使之嘉顯而懼廢也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導開也顯德謂若成湯文武周邵僖公之屬諸詩所美者也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則法也疏滌也樂者所以移風易俗蕩滌人之邪穢也鎮重也浮輕也教之令使訪物官令謂先王之官法時令也訪議也物事也使議知百官之事業教之語使

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語治國之善語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垂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比毗志反訓典五帝之書族類謂若惇叙九族比義義之與比也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悛且緣反悛改也則文詠物以行之文文辭也詠風也謂以文辭風託事物以動行也求賢良以翼之也翼輔悛而不攝以身勤之攝固也勤勤身以勖勉之多訓典刑以納之也刑法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徹勑列反徹通也則明施舍以導之忠舍上聲施已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明久長以導之信有信然後可以長久明度量以

導之義度徒洛反量如字義宜也言度量所宜也明等級以導之禮等級貴賤之差明恭儉以導之孝恭儉所以事親明敬戒以導之事敬戒於事則無敗功明慈愛以導之仁明昭利以導之文昭明也明利言利人及物明除害以導之武除害去暴亂也明精意以導之罰明盡精意斷之以情明正德以導之賞正德謂不私於所愛明齊肅以耀之臨齊壹也肅敬也耀明也臨臨事也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濟成也為為師傅也 國語

學禮十四

踐阼

武王踐阼三日（既王之後）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恒者乎（惡音烏恒胡登反下同惡猶於何也言於何有約言而行之乃行萬世而猶得其福）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黄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顓音專頊許六反言忽然謂不得可見）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齊側皆反端正也樹謂之屏）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

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凡事不能自强去執於此則枉也今按去執二字恐誤葢强者以力自矯之謂若徇其所偏不自矯揉則終於枉而已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問先帝之道庶聞要約之旨故對此而已要去聲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惕他歷反託於物以自警戒也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几為銘焉於鑑為銘焉於盥盤為銘焉盥音管盤薄官反亦從皿於楹為銘焉於杖為銘焉於帶為銘焉於履屨為銘焉於觴豆為銘

焉於戶為銘焉於牖為銘焉於劒為銘焉於弓為銘焉於矛為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安不忘危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當恭敬朝夕故以懷安為悔也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言雖反側之間不可以忘道也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周監不遠近在有殷之世几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呴呴許候反一從言呴詬也言為君子榮辱之主可不慎乎呴呴詈也口戕口言口能害口也几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語為戒也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槃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

人不可救也日知所亡學者之功溺於民庶大人之禍故或以自新取戒或以游溺為鑑也　今按注云自新取戒蓋指湯之盤銘而言也　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夫為室者慎其楹君天下者難其相也　今按此亦泛言未必指楹為相也　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懥惡音烏下同懥音至　惡乎何也忿者危之道懥甲及乙又危之甚杖危故以危戒也　惡乎失道於嗜慾杖依道而行之　惡乎相忘於富貴言身杖相資也因失道相忘乃嗜慾安樂之戒也　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雖夜解息其容不可以苟帶於寢先釋故因言之也　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行慎躬勞勞終福論慎履亦財

不費也履在下尤勞辱因為此戒勞與富音義兩施互取焉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憍居妖反逸也求醉飽自杖而已無户户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一本作枝之乎志識也杖立不能懲其驁怠而自擾謂杖戍功無可就故終失其名也今按無懃弗志至此皆所阻以泥之未詳要必有害於户者若風將至必先搖搖搖無所託言有風則先困今按此謂户不固閉而動搖也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諭人行亦然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任也以地之財質也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先祭時而敬齊今按牖下齊祭之處也劒之銘曰帶之以為

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以順誅也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一本作息過言得時也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重言造矛見造矛之不易也言少間之不忍則為終身羞以君子於殺之中禮恕存焉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之詩也　按此本大戴禮然多闕衍舛誤姑存其舊　魯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神農學乎悉老黄帝學乎大真一作墳顓頊學乎緑一作綠圖

一作伯夷父　帝嚳學乎赤松子　嚳枯沃反一作伯招　堯學乎尹壽　一作務成子跗一作州支父　舜學乎務成跗　跗風無反一作尹壽一作許由　禹學乎西王國　一作大成執　湯學乎威子伯　一作貸子相一作小臣　文王學乎鉸時　鉸古咬反又古効反一作錫疇子斯　武王學乎敦叔　一作太公一作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　周公學乎太公　一作號叔　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於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聃他甘反新序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

之手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美大其問故謙不敢對也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榱音衰俛音俯焉於虔反下同謂祭祀時也阼與祚同榱亦椽也哀將焉不至言必至也君昧爽而櫛冠櫛爪瑟反昧闇也爽明也謂初曉尚闇之時也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

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不至矣諸侯之子孫謂奔亡至魯而仕者自平明至日昃在末庭而修臣禮君若思其勞則勞可知也以喻哀公亦諸侯之子孫不戒慎修德亦將有此奔亡之勞也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虛列必有數焉虛讀為墟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荀子哀公篇家語新序大同小異

賈子曰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國君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

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誠於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強於行賜與侈於近臣鄰愛於疏遠卑賤鄰愛字上下必有闕文不能懲忿窒慾言不勝其情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不從太師之言凡是其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中去聲聲有準乃中律進退節度無禮節度或為即席升降揖讓

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唾趨行不得咳苦代反趨或為走邑不比順隱琴瑟隱據也言按禮樂之器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天子宴譬廢其學少師與天子宴者也譬本作瞻又無廢字今以學記刋補左右之習反其師左右所習不順於師也今按此即學記所謂燕朋逆其師者也荅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對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惑於朱紫不以典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

不以節集疑當作譙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宴私安如易易以豉反自放縱也今按如而古通用樂而湛樂音洛湛都含反過於樂也飲酒而醉食肉而餕餕祖峻反過其性也飽而强强猶强也飢而惏惏盧含反與婪同惏貪殘也暑而暍暍於歇反暍傷暑也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為開門戶取玩好自執罷皿亟顧環面好呼報反皿眉永反環旋也御罷之不舉不藏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號呼歌謡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迭樂序輕用雅誦也凡禮不同樂各有秩苟從所好亂其次聲樂之失任在太史者樂應天也國語曰吾非瞽史

馬知天道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周禮小史職曰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也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珮玉為度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璜音黄衡平也半璧曰璜璜在旁衡牙在中玭珠以納其間玭蒲𨱔反又蒲賓反納於衡璜衡牙之間玭亦作蠙琚瑀以雜之琚音居瑀音禹總曰玭玭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或曰瑀美玉琚石次玉行以采茨才資反趨以肆夏步環中規中去聲下同折還中矩還音旋

進則揖之揖一作厭退則揚之然后玉鏘鳴也鏘千羊反亦作瑲古之為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橑音老又力報反橑蓋弓也軫方以象地軫止忍反車後木三十輻輻音幅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謂視輪也車為月此巾車教之道也巾車宗伯之屬下大夫二人大戴

傳曰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肆其意人有快則法度壞荀子大畧又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

茍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辯然否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　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有憂也新序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往見郭隗先生隗五罪反曰敢問以國報讎者奈

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已趨下疑有闕文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眄莫見反廝息移反若恣睢奮擊呴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睢許季反呴吁句反藉在夜反叱尺栗反咄當末反恣睢驕傲也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戰國策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八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九

宋 朱子 撰

學禮十五

五學

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求位反一作遺）矣

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隃矣（大戴隃作踰　顏曰隃與踰同謂越制鄭曰成王年十五亦入諸學觀禮布政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也春氣溫養故上親夏物盛小大殊故尚齒秋物成實故貴德冬時物藏於地唯象於天半見也故尚爵）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法也）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顏曰輯與集同輯和也　漢書大戴）

傳曰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為臣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昕音欣旦明日將出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更工衡反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有司告以樂闋苦穴反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以上乃古天子視學遂養老以令諸侯羣吏之法其全經不備今因傳義而摠之於其上其下則復存傳義云

傳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警

猶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疏曰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云衆至然後

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有司

卒事反命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始之養也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言始始立學也　疏曰時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有司釋奠既畢天子乃從虞庠入反於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故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

疏曰周立三代學又立周之太學於東謂之東膠立小學於西郊謂之虞庠天子尋常視學則於東膠中唯行養老之禮若始立學則既視學畢然後適東序養老之處親釋奠於先世之老既畢遂設三老五更

羣老之席位焉若非始立學則不釋奠於先老也

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焉

更江衡反　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　疏曰蔡邕以更字為叟叟老稱又以三老為三人五更為五人案鄉飲酒注敷席賓席牖前南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於賓之西南面各特焉是也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

省息井反　親視其所有也今按珍謂下章八珍淳熬之屬

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

咏音詠　發咏謂以樂納之退修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　闋苦穴反　疏曰案大射賓入及庭奏肆夏此養老既尊故用兩君敵禮入門即奏肆夏故仲尼燕居云入

門而縣興是也退修之謂三老五更入而即位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反登歌清廟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　樂音洛　疏曰反謂反席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乃使工登堂上西階北面歌清廟之詩以樂之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說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　疏曰致極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詩維清奏象舞是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皆於堂下衆謂所合學士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

美文王武王有德師樂為用前歌後舞疏曰舞當中庭事謂大聚學士以登歌下管之事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由清廟與武也疏曰登歌清廟文王之詩君父詩也下管象武王之詩臣子詩也清廟在上管象在下故得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有司告以樂闋闋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終此所告者謂無算樂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駿於邑是也駿音巽疏曰如此禮謂如王家於東序之禮是終竟其仁心也云孝經說以下者援神契文謂諸侯還歸帥行於國大夫勤力行之於朝州長里宰之官希

驪慕仰行之於邑是也謂此在下奉行在上之事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謂記序前代事也慮之以大謂先本於孝弟之道愛之以敬謂省其所以養老之具行之以禮謂親迎之如見父兄脩之以孝養謂親獻之薦之紀之以義謂既歌而語之終之以仁謂又以命諸侯歸於國復自行之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言其為之本末露見盡可得而知也喻猶曉也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兌當為說說命書篇名般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之府

文王世子

凡養老五帝憲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行為于偽反三王有乞言有讀為又又從之求善言可施行也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惇史史惇惇厚者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內則

傳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食音嗣大音泰下同酳音胤割牲制俎實也酳食罷飲也干盾也冕而摠干親在舞位以樂

侑食也教諸侯之弟次事親 祭義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鄭注已見學制篇 疏曰養老必於學者教孝弟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饔云邦饗耆老掌其割亨鄭注引此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周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者庠則後有室前有堂若夏后氏之序及周之學所在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州黨之序則歇前而已序則豫也故鄉

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彼鄭注豫讀如成周宣
榭火之榭是也大學在國之西郊者鄭駮異義之言三
靈一雍在郊者熊氏之言意文王之時猶從殷禮故辟
廱大學在郊劉氏則以為周之小學為辟廱在郊也
陳祥道曰四代之學如此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瞽宗
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
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
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
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曰
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
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
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
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即祀先賢於西
學也所謂祭於瞽宗者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
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所謂食三老五更於大學
者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

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序特其上者而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丘之上也成均頒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謂之也　今按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為大學養庶老者為小學蓋亦因王制之言而意之耳陳氏說其位置又與鄭氏諸儒之說不同皆無所考闕之可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皇本又作翌音皇冔況甫反縞胡老反又古報反　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三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

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
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為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
僭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　纁許云反牟亡
侯反追丁雷反　疏曰注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
臣燕之服以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周人玄衣素裳而養
老皆是燕服故也深衣謂白布衣以質用白布而已其
冠未聞皇氏云養老而首還服皇冠崔氏云與夏同冠
未知孰是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則虞氏或用白
布冠也夏既尚黑燕衣黑衣也縞白色生絹亦名為素
此縞衣謂白布深衣也云周則兼用玄衣素裳者若衣
裳俱玄則與夏不異又儀禮朝服緇布衣素裳緇則玄
故為玄衣素裳也又云朝服首著玄冠玄冠即委貌以
此推之則殷之朝服則著章甫夏之朝服則著牟追云
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
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曰燕朝服者證朝燕同
云服是服也者言燕時服是朝服也凡此言朝服者皆

謂諸侯之朝服玄衣素裳也天子亦以是服燕其朝則以皮弁故鄭下文亦引之也鄭又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憮憮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詳又見冠義篇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

食音嗣注并下文食之並同養如字徐以尚反下同　疏曰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難而死者王養其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户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凡四如鄭氏此注又案文王世子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為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也又正文凡視學必遂養老是摠為士也燕禮者脫屨升堂殽烝折俎而無飯其

牲用狗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貴燕安也饗禮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而為獻取數畢而已致敬鄉也食禮者有飯而享大牢酒設而不飲以食為主重簡質也周之修三代之禮而兼用以養老春夏用虞夏禮秋冬用殷禮文極備也凡燕禮有二燕同姓則夜飲燕異姓則讓而止是也饗禮有四九獻折俎體委無酌數是也食禮有二禮食燕食是也養致仕之老則當用正燕正饗正食之禮養死事之老當用異姓之燕折俎之饗燕食之食飲是清虛陽氣之象食是形質陰體之義注云陽用春夏陰用秋冬者案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是故春禘而秋嘗饗與禘連文故知饗在春食與嘗連文故知食在秋彼不云冬夏者彼是殷禮此言冬夏者據周法也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見冬雖周冬夏不養老也就如熊義去冬夏則一年有五養老也又春合舞秋合聲即是春秋養老之事冬夏更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為

春秋各再養老故為一年七養老也去冬夏猶為五義實可疑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為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為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義或然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小學在王宫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堪為勞一坐於地而首再至於地瞽人無目恐其顛倒拜君命之時亦當如此 疏曰八十年漸衰弱不堪來學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粻陟良反離力智反 粻

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止觀觀古亂反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絞户交反紟其鴆反冒亡報反絞紟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為者疏曰歲制謂棺此亦大夫以下人君則即位為椑夫時制謂衣物難得者月制謂衣物易得者日脩謂棺衣悉辦但日整修而已今按歲制者歲一展而修之下時月日放此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煖温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尊養之七十不俟朝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疏曰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

朝事畢也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君揖者案周禮司士職云孤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注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又云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今按注揖君當作君揖

八十月告存每月致膳九十日有秩秩常也有常膳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與音預齊側皆反　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　疏曰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若為軍將當與服戎此據庶人也案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慎謹案云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所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

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駮之云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為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田役為重故五十免之祭義云五十不為甸徒是也戎事差輕及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五猶征之若四郊之内以其多役其胥徒之事六十則免初受役之時始年二十也其野王城之外力役又少胥徒之事十五則征之至六十五其力政之事皆二十受之兵革之事則三十受之故易孟氏詩韓氏皆云二十行役三十受兵也宗子不孫者此嫡子代父而祭是有父之宗子也喪服有宗子孫者是無父之宗子也

五十而爵賢者命為大夫　疏曰若其有德不必五十則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是幼為大夫為兄之長殤

六十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

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衰七雷反　致政還君事　王制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已而引戶

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內則此下有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字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廢廢於人事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疏曰此謂大夫采地之民從於諸侯為民以其新從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為人所欲故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自從也疏曰自諸侯來從於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從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之故期不從政案旅師云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注引此文以證之少而無父者謂之孤疏曰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老而無子者謂之獨疏曰獨鹿

也鹿鹿無所依也　老而無妻者謂之矜　矜一作鰥並古頑反疏曰愁悒不能寐目常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常不閉　老而無夫者謂之寡　疏曰寡倮也倮然單獨　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餼廩也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瘖於金反啞也聾力東反跛彼我反躃必亦反兩足不能行也侏音朱　斷謂支節絕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　疏曰案晉語云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戚施植鎛注云使擊鐘蘧蒢蒙璆注云璆是玉磬使擊之侏儒扶盧注云扶持也盧戟柄也矇瞍循聲注云歌詠琴瑟聾聵司火注云使主然火其童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宜於掌土是各以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躃此不云蘧蒢戚施設文不具外傳瘖與僬僥置於掌土此瘖與侏儒以其器食之者今古法異也　道路男子由

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道有三塗遠别也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行如字一音户剛反下同廣敬也謂於塗中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并必性反提音啼挈苦結反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斑疏曰任負也老少並輕則併與少者老少並重則分為重輕重與少者輕與老者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徒猶空也徒行謂無車徒食謂無肉王制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弗敢過者謂道經之則見之疏曰若天子諸侯因其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八

十九十者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去必往就見之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者謂八十九十之人雖不當道路左右欲共言論政教君即就之可也　或曰八十九十者東行則人之西行者不敢分道而過言必避之也其西行也亦然與注疏不同未知孰是

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觶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齒于族故言族爾　疏曰案儀禮鄉飲酒及鄉射無一命再命之文此文乃在黨正故鄭注鄉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也而此云鄉射飲酒以撼正齒位之事者蓋亦有之但文不備耳三命列國之卿者據諸侯言之若天子黨正飲酒三命則上士也此經雖據諸侯亦兼黨正意故云三命不齒若諸侯之國鄉飲酒但爵位為卿大夫雖再命一命皆得

不齒以其是賓賢能其得爵為卿大夫者必年長於衆賓故其正文云席於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注云席此二者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者是也若天子黨正飲酒以正齒位其賓必長故三命始不齒一命下士立於下再命中士齒於父族坐於堂上三命上士席於賓東是也族有七十者初飲酒之時則與衆賓先入此三命者為待獻賓獻介獻衆賓之後至一人舉觶之時乃始入故鄉飲酒鄉射記皆大夫樂作之前一人舉觶之後乃始得入也若然大夫之入依禮自當一人舉觶之時縱令無族人七十者亦當如此又族之七十者及鄉人少者於先已入今特云族有七十者不敢先者意謂身有三命若可在族人七十者之先欲明敬齒上老故云不敢先爾鄭注又云雖非族亦然但鄉人長老皆上之既入然後始入也熊氏謂黨正飲酒正齒位故有七十者若鄉飲酒則無七十者據鄉飲酒禮明日乃息司正告於先生君子是老者明日乃

入也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為禮而后揖卿大夫士　祭義

大夫七十而致事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　疏曰白虎通云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為職七十耳目不聰明是以退老去避賢也所以長廉遠耻若不得謝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尚壯則不聽耳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几杖婦人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尊賢春秋傳曰老夫耄矣　耄音楙　疏曰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今言行役婦人四方安車則相互也從語便故離言之耳庾蔚云漢世駕一馬而坐乘也熊氏云案書傳略說云致仕者以朝

乘車輴輪鄭云乘乘車安車言輴輪明其小也今按輴與輇同淳專反蕃車下庳輪無輻者於其國則稱名君雖尊異之自稱猶若臣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鄰國來問必問於老者以答之制法度曲禮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之純反熬五羔反成之以為名疏曰陸稻謂陸地之稻也謂以陸地稻米孰之為飯煎醢使熬加于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淳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毋依注音模莫胡反食音嗣毋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疏曰黍米不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

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炮步交反將依注音牂子郎反刲苦圭反刳口孤反編必綿反萑音丸蘆也苴子餘反苞裹也謹依注作墐音斤徐如字塗亦作涂擘必麥反濯直角反去起呂反皽章善反糔息酒反溲所九反酏羊支反鑊户郭反薌音香　炮者以塗燒之為名也將當為牂牂牝羊也刲刳博異語也謹當為墐聲之誤也墐塗塗有穰草也皽謂皮肉之上魄莫也糔溲亦博異語也糔讀與滫瀡之滫同薌脯謂煮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皽則解析其肉使薄如為脯然唯豚全耳豚羊入鼎三日乃內醯醢可食也穰如羊反魄普伯反莫亦作漠　疏曰炮取豚若將

者言為炮之法或取豚或取牂棗香棗也萑亂草也苴裹也編連亂草以裹之也塗之以謹塗者以此墐塗而泥塗之擘之者謂擘去乾塗也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者付全豚之外煎之於膏若羊則解析肉以粥和之滅没也小鼎盛膏以膏煎豚牂膏必没此豚牂也鉅鑊湯以小鼎薌脯其中謂以大鑊盛湯以小鼎之香脯實於大鑊湯中使其湯毋滅鼎者使鑊中之湯毋得没此小鼎也毋絶火者欲令用火微熱勢不絶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　擣丁老反麕九倫反脄音每捶之蘂反餌音二本或作皽下句作餌　脄脊側肉也捶擣之也餌筋腱也柔之為汁和也汁和亦醯醢與　筋音斤腱其偃反或云筋之大者或云筋頭也　疏曰腱即筋之類炮豚炮牂調以醯醢下漬亦然故知擣珍和亦用醯醢

漬取牛

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絶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漬似賜反湛子潛反期音朞醷於力反湛亦漬也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洒所買反鹽音豔濡音儒熬於火上爲之也今之火脯似矣欲濡欲乾人自由也醢或爲醯此七者周禮八珍其一肝膋是也膋音遼疏曰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者欲得濡肉則以水潤釋之而煎之以醢也七者謂第一淳熬也第二淳母也第三第四炮取豚若䍧也第五擣珍也第六漬也第七熬也云其一肝膋者則此糝下肝膋也但作記之人文不依次故

在糁下陳之糁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此周禮糁食也食音嗣下酏食同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幪音蒙燋字又作蕉子消反膋腸間脂舉或為巨曰舉皆也謂炙膋皆燋也疏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酏讀為餰之然反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餰矣此周禮酏食也此酏當從餰然反又音贊臆音億餰又作餰又作酏同之呂希哲曰八珍據正文謂淳熬也淳母也炮也擣珍也漬也熬也糁也肝膋也上條註疏說誤今按此即上章所謂養老之珍也故附于此內則

傳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

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也臣能世祿曰富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官按注末句文義難通所謂後德言後進之有德者不加於前進之有德者此雖貴德而猶必尚齒之意也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言其先老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

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弟音悌後皆同　同爵尚齒老者在上也君問則席為之布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立於庭晉哀公問於孔子命席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畀其禮而已四代皆然　疏曰知朝位立於庭者案燕禮大射君與卿大夫皆立卿大夫立於庭君立於阼階上是也云不俟朝君揖之即退者案燕禮大射卿大夫立于庭北面君降自阼階南鄉爾卿卿西面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爾謂揖也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併步頂反辟音避　肩而不併言肩不得併錯鴈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鴈行車徒辟乘車步行皆辟老人也斑白者髮雜色也任所擔持

也不以任少者代之　行如字又户剛反　疏曰行肩而不併者謂老少併行少者差退在後則朋友肩隨是也錯鴈行參錯也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之雖貧且無子孫無弃忘也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　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　甸田見反獀音蒐所求反　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以為軍田出役之法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事也頒之言分也隆猶多也及田者分禽多其老者謂竭作未五十者春獵為獀冬獵為狩也　疏曰一甸之中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供君田役事云獀狩則夏苗秋獮可知也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

旅矣什伍士卒部曲也少儀曰軍尚左卒尚右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放方往反死之死此孝弟之禮公曰善哉家語齊宣王問於春子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為之有道乎宣王齊君陳敬仲之後也春子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樂正子曽子弟子也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於家六十者杖於鄉七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朝當為國揖當為去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揖抶也君曰趨見客無俟朝不欲久停老者也古者七十致仕來者客之也以朝

乘車輲輪御爲僕送至於家而孝弟之行義達於諸侯（乘車安車也御君之御也輲輪見前乘安車注）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建樹也）君由趣見毋俟朝以朝車送之舍大子重鄉養（舍館也重猶尊也養以禮食之也）卜筮巫醫御于前祝咽祝哽以食乘車輲輪胥與就膳徹（胥樂官也就成也胥成膳徹謂以樂食之也）送至於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明日旦日）此文王之治岐也君如欲行孝弟之大義蓋反文王之治岐（尚書大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

詳校官尚書臣德　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會炳

謄録監生臣李　錦

欽定四庫全書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

宋 朱子 撰

邦國禮一之上

燕禮

燕禮 小臣戒與者 與音預○小臣相君燕飲之法戒與者謂留羣臣也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有功故與羣臣樂之小臣則警戒告語焉飲酒以合會為歡也○相息亮反勞力報反使所吏反樂音洛語魚據反○疏曰王燕飲大僕相小臣佐之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使小臣當大僕之事留羣臣謂羣臣留

在國不行者也　今按畱羣臣謂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之燕故使小臣畱之疏說非是

右戒羣臣

膳宰具官饌于寢東　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也具官饌具其官之所饌謂酒也牲也脯醢也寢路寢　疏曰云路寢者以饗在廟服朝服下記云燕朝服於寢正處在路寢不在燕寢可知　今按於寢下疑脫既朝服則宜於六字

樂人縣　縣音玄　縣鐘磬也國君無故不徹縣言縣者為燕新之宮為于偽反　疏曰按周禮眡瞭職云掌大師之縣諸侯無眡瞭則使僕人縣樂大師以聲展之樂師又監之小胥天子宮縣諸侯軒縣面皆鐘磬鎛各一虡大夫判縣士特縣不得有鎛諸侯之士特縣磬而已曲禮大夫無故不徹縣則國君無故亦不徹縣可知燕在路寢有常縣之樂今更整理之故云為燕新之也

設

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霤力又反罍音雷　設此不言其官賤也當東霤者人君為殿屋也亦南北以堂深肆陳也膳篚者君象觚所饌也亦南陳言西面尊之異其文　觚音孤　疏曰漢時殿屋四向流水故舉漢以況周言東霤明亦有西霤對大夫士言東榮兩下屋也象觚案下文所以獻公者也君尊不可與臣同篚故別言之亦南陳者亦若罍洗之南肆也不言南肆而言西面是尊君之篚故異其文也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冪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大音泰　綌去逆反錫悉歷反圜音圓　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尊方壺為卿大夫士也臣道直方於東楹

之西于君尊此酒也玉藻曰唯君面尊玄酒在南順君之面也瓦大有虞氏之尊也禮器曰君尊瓦甒豐形似豆卑而大冪用綌若錫冬夏異也在尊南在方壺之南也尊士旅食者用圜壺變於卿大夫也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禄所謂庶人在官者也今文錫為緆　甒亡甫反卑如字緆悉歷反　疏曰天官小宰職治王宮之政令諸侯有司宮掌宮事與小宰同酒正云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此司宮亦掌酒事是以知諸侯司宮當天子小宰也于君尊此酒者此決鄉飲酒鄉射皆於房户之間賓主共之此於東楹之西向君設之人君尊專大惠也引玉藻者欲見尊面向君據君面以左為尊玄酒在南也少儀又云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鄉飲酒云尊兩壺於房户之間玄酒在西又鄉射云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鄭注云設尊者北面西曰左此等皆據酌者北面而言玄酒在左此燕禮尊面向君君面以左為尊玄酒在南若據酌者不得

背君而西面當尊西東面則酌者之右為上尊是以下文媵爵于公者交於東楹北也又云豐形似豆卑而大者據漢法而知但豆徑尺柄亦長尺此承尊之物不可同於常豆故知卑而大取其安穩也夏宜用綌冬宜用錫葛之麤者曰綌喪服傳云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鄭注云治其布使之滑易是也瓦大不言玄酒者以其言兩又言南上則有玄酒在南可知凡無玄酒者不言上下如下文尊士旅食直云兩圜壺之類是也正祿者王制下士以上至卿大夫皆得正祿也庶人在官者謂府史胥徒皆非正祿號為士旅食者也　今按在尊南者謂瓦大在方壺之南耳疏云冪未用而陳於方壺之南不雜於方壺瓦大之間誤也若然則正在二者之間矣何得言不雜邪

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筵席也席用蒲筵緇布純無加席燕私禮臣屈也諸侯之宮無司几筵也純之閏反又章允反　疏曰公食記云蒲筵常緇布純

加萑席尋玄帛純彼異國之賓有加席禮得申此燕私禮臣屈也又天子有司几筵布席諸侯兼官使司宮設尊并席也

右陳饌罷

記燕朝服於寢 朝直遥反 朝服者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之服也謂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也燕於路寢相親昵也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玄冠而衣皮弁服與禮異也 韠音畢辟音壁衣於既反 疏曰屨人注天子諸侯吉事皆舄而云白屨者引士冠禮成文其實諸侯當白舄其臣則白屨也鄭注又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下謂底也燕於寢者以饗在廟明燕在寢私處也

亨于門外東方 亨普庚反 亨于門外臣所掌也 疏曰此與公食皆君禮故亨于門外鄉飲酒亨于堂東北不在外者臣禮宜主人親供也

射人告具告事具於君射人主此禮以其或射也疏曰案公食無射故使贊者告具大射告具之上有羹定此不言者文不具也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即位于席西鄉鄉許亮反本又作鄉 周禮諸侯酢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後設公席者凡禮卑者先即事尊者後也 莞音官繅音早 疏曰周禮司几筵之文也彼諸侯祭祀神席及受酢之席此燕飲之席與彼同若饗諸侯來朝則郊特牲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是也燕他國之臣即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故君單席受酢也又此燕私禮故賤者先即事大射辨尊卑故先設公席後設賓席也 今按此篇與大射雖設席之先後不同然皆公先升即位然後納賓非卑者先即事也但其言偶不同耳不當據文便生異義也注疏說皆非是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

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自士以下從而入即位耳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長丁丈反大音泰闑魚列反　疏曰此卿大夫之位皆是擬君揖位故下經君爾之始就庭位也西方東面北上此則士之定位士賤故不待君揖入門即就定位也凡入門者鄭廣解入門之禮案玉藻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一也故曲禮又云大夫士出入公門由闑右聘禮云聘賓入由闑西盖凡入門而右由闑東者是臣朝君之法也入門而左由闑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也

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

大夫皆少進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大夫猶北面少前近附近之近　疏曰曲禮云揖人必違其位是以公將揖卿大夫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面揖之變揖言爾者爾訓近也移也卿大夫得揖移近中庭三卿東相西面五大夫中庭少進北面不改也射人請賓命當由君出也　疏曰燕而或射禮輕或大射正為擯或小射正為擯皆是射人故直云射人不辨面位者以君南面射人北面可知公曰命某為賓某大夫也　疏曰知大夫者以賓主相對既以宰夫為主人是大夫明賓亦當用大夫也燕義云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命賓者東面南顧禮辭辭不敏也　疏曰少儀云詔辭自右射人在君之右東面者向君南顧者向賓便也反命射人以賓之辭告於君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又復也復扶又反射人

反命告賓許賓出立于門外東面當更以賓禮入疏曰前卿大夫從臣禮相從而入故出更以賓禮入是以下經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揖之人之也疏曰言人之者公將及升堂故以人意相存偶是以揖之乃升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執冪者執瓦大之冪也方圜壺無冪羞膳羞於公謂庶羞疏曰下注云君物曰膳此又與執冪者連文則羞於公可知脯醢自稱薦故知此是庶羞也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以公命於西階前命之也東上玄酒之冪為上也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房中西面南上不言之者不升堂略之也疏曰下記云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士位在西方東面故知西階前命之也東面階西面階婦人之階非男子

之所升則羞者升自北階可知大射工人士與梓人亦升自北階也知由堂東以羞在房知房中西面南上者約士冠禮贊者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也不升堂不由前堂升也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小臣不請而使膳宰於畀者彌略也禮以異為敬疏曰上請賓使射人請執冪使小臣已是其略今羞諸公卿乃使膳宰畀於小臣故云彌略也周禮膳夫是上士此諸侯膳宰明非上士且禮之大例薦羞者尊於設俎者公士為薦羞膳宰設俎故知膳宰畀也射人納賓射人為擯者也今文曰擯者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及至也至庭謂既入而左北面時疏曰入謂入門及庭謂出堂塗北面公升就席以其將與主人為禮不參之也疏曰下經云賓升主人亦升是與主人為禮也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

拜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者也其位在洗北西面君於其臣雖為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至再拜者拜賓來至也天子膳夫為獻主　伉苦浪反敵也　疏曰燕義云使宰夫為獻主下文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是其位所在也

周禮膳夫職云王燕飲酒則為獻主

右即位　記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不以所與燕者為賓者燕為序歡心賓主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為客此之謂也君恒以大夫為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於君　今文無則下無燕　為于偽反父音甫飲於鴆反堵音者遠于萬反　疏曰此謂與已臣子燕法若與異國之賓燕皆用上介為賓也不用公卿為賓者恐逼君用大夫為賓雖尊之猶遠於君不畏逼君也　今按君以樂納賓記見樂賓後章公所與燕者雖不為

賓亦當如異國之賓為苟敬也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尊君也膳宰卑於士

膳宰之長也疏曰士則羞卿者小膳宰也膳宰之佐也凡薦羞者小

膳宰也謂於卿大夫以下也士特言羞卿者小膳宰者欲絶於賓羞賓者亦士

主人降洗南西北面賓將從降卿之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

賓對對答主人北面盥坐取觶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

觶于篚興對賓反位賓少進者又辭宜違其位也獻不以爵辟正主也古文觶皆為觶

辟音避觶章豉反疏曰曲禮云揖人必違其位辟正主者鄉飲酒鄉射是正主皆用爵此宰夫為主故用觶

也主人卒洗賓揖乃升賓每先升尊也者前賓已先升此又先升也疏曰每先升

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觶答拜降盥主人復盥為拜手坋塵也坋步困反疏曰前盥為洗爵此盥為汙手賓降主人辭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觶取觶將就瓦大酌膳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反冪君物曰膳膳之言善也酌君尊者尊賓也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賓既拜前受觶退復位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折俎牲體骨也鄉飲酒記曰賓俎脊脅肩肺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

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嚌才計反捝始銳反啐七內反降席席西也

旨美也　疏曰降席席西不言面案前例降席席西拜者皆南面拜訖則告旨賓西階上北面

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答拜遂拜拜既爵也

右主人獻賓　記惟公與賓有俎主於燕其餘可以無俎

賓以虛爵降將酢主人酢才各反下同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少

進辭降主人東面對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嫌易之也大射禮曰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

對今文從此以下觚皆為爵　疏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散文即通觚亦稱爵經文不辨主人立處又無少進

之文鄭以大射先行燕禮皆與此同故引以為證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篚下

篚南主人辭洗謙也今文無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
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
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
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賓既南面受爵乃之左主人坐祭不啐酒辟正主也未薦者臣也　疏曰鄉飲酒鄉射皆是正主不言不啐酒故鄭云辟正主也賓禮獻訖則薦脯醢此主人是臣故獻訖不薦至獻大夫下胥乃薦主人于洗北是也不拜酒不告旨主人之義　疏曰告旨者賓拜主人訖告酒美也鄉飲酒鄉射正主人故云主人無自告美此則宰夫代君為主不得直云主人故云主人之義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

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崇充也不以酒惡謝賓甘美君物也賓降立于西階西既受獻矣不敢安盛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東西牆謂之序大射禮曰擯者以命升賓

右賓酢主人

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象觚觚有象骨飾也取象觚者東面疏曰知東面者以膳篚南有臣之篚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取從西階來不得篚東西面取是以東面也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薦進也大射禮曰宰胥薦脯醢由左房胥音

須又思叙反　疏曰凡此篇内舉旅行酬公應先拜者皆受酬者先拜公乃答拜尊公故也此公先拜受爵者受獻禮重故也前獻賓薦脯醢及設折俎皆使膳宰者賓卑故也今於公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異以其士尊於膳宰君尊故使士薦大射主於射略於飲酒故公及賓同使宰胥薦脯醢庶子設折俎此燕禮燕私主於羞故賓之薦俎庶羞同使膳宰君之脯醢庶羞同使士尊官為之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凡異者君尊變於賓也　疏曰云凡非一謂膳宰贊授肺立卒爵又上文士薦脯醢皆是異於賓故云凡以廣之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篚

右主人獻公　記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授公釋此辭不

敢必受之　疏曰謂主人獻公賓媵觶於公雖非獻亦釋此辭也

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更爵者不敢襲至尊也古文更為受　疏曰主人受公酢者不敢煩公尊君之義獻君自酢同用觶必更之者襲因也不敢因君之爵　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奠爵于篚

右主人受公酢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　媵以證反散思旦反注及下同　媵送也讀或為揚揚舉也酌散者酌方壺酒也於

膳為散今文媵皆作騰　疏曰騰與媵皆送義檀弓揚訓為舉義勝於送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答拜辭者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也此降於正主酬也　疏曰上文獻君君立卒爵此主人代君酬賓亦宜立飲今主人坐祭遂飲故鄭云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正主酬如鄉飲鄉射主人酬賓皆坐卒爵　今按正主之酬皆坐卒爵此代君酬當降禮而立飲今不立而坐則是不降故辭不敢當也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不拜洗酬而禮殺殺所界反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拜者拜其酌己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遂者因坐而奠不北面也奠之者酬不舉也　疏曰案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皆主人實觶席前北面賓始西階上拜此

及大射主人始酌膳時賔已西階上拜者以其主人皆是代君勸酒其賔是臣急承君勸不敢安暇故先拜也主人又不坐奠于薦西賔祭訖

主人降復位賔降筵西東南面立

賔不立于序内位彌尊也位彌尊者其禮彌畢記所謂一張一弛者是之類與 弛尸氏反與音餘 疏曰案上初賔得獻降升之時序内立是不敢近賔席是禮尊而賔畢至此酬訖立於席西是賔位彌尊禮漸殺故云彌畢也獻時為盛是一張也酬時為殺是一弛也

右主人酬賔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

長丁丈反 命長使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 疏曰案下文大夫長升受旅是長幼次第非尃最長則此命長亦非最長但是長幼之中可使者也

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作使也卿為上大夫不使之者為其尊　為于偽反　疏曰案王制上大夫卿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再拜稽首拜君命也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序次第也猶代也楹北西楹之北也交而相待於西階上既酌右還而反往來以右為上　疏曰西面北上者是未盥相待之位序進盥則北面向洗云西楹之北者二大夫盥手洗爵訖先者升西階由西楹之西東面酌酒訖右還由西楹北向西階上北面後者升西階亦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酌酒訖亦由西楹之北西階上北面相待乃次第而降以右為上者謂在洗南西

面及階上北面時先者在右地道尊右故也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待君命也疏曰以君尊臣卑故雖自飲訖猶執觶以待君命也小臣請致者請使一人與二人與優君也疏曰案下二人俱致禮法當然是以不敢必君舉也故云一人與二人與取君進止是優君也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序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之北奠于薦南不敢必君舉也大射禮曰媵爵者皆退反位疏曰酌酒奠于君所故交于東楹之北以其酒尊

所陳在東楹之西西向而陳其尊有四幷執冪者在南不得南頭以之君所又唯君面尊若西面酌酒則背君故先酌者東面酌訖由尊北又楹北往君所奠訖右還而反後酌者亦於尊北又於楹北與反者而交先者於南西過後者於北東行奠訖亦右還而反相隨降自西階也案鄉射皆云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是以鄉飲一人舉觶及二人舉觶皆奠于薦右今言媵爵於公是將舉旅當奠于薦右而奠于薦左故云不敢必君舉也引大射禮者此經無反位之文故引大射媵爵者皆退反門右北面位

右媵爵于公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興以酬賓就其階而酬之也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

之於禮若未成然疏曰賓降拜不於阼階下而言西階下故知公在賓西階上也凡臣於君雖為賓與君相酬受爵不敢拜於堂上皆拜於堂下若君辭之閒命即升若堂下拜訖君辭之即升復再拜稽首所以然者以堂下再拜而君辭之若未成然故復升堂再拜稽首以成之若堂下未拜之間聞命則升升乃再拜稽首則不言升成拜即下經云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鄭注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賓未拜是也凡臣拜於君有三等初受獻拜於堂下或親辭或遣小臣辭成與不成如上說至於酬酒雖下堂拜未即拜待君辭即所云為拜故下賓未拜者禮殺也此篇末無筭爵受公賜爵者皆下席堂上拜稽首不堂下拜者禮末又輕於酬時

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此賓拜於君之左不言之者不敢敵偶於君

疏曰上云公酬賓于西階上則此賓升再拜者拜於君之左可知經不言者不敢敵耦于君闕其文也

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

君尊不酌故也凡爵不相襲者也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更作新易有故之辭進受虛爵尊君也不言公酬賓於西階上及公反位者亦尊君空其文也

疏曰君尊不酌者凡酬賓賓當親酌以授賓今賓爵自酌者君尊不酌與臣故也云於尊者言更謂上文主人獻公訖受爵以降更爵自酢是受尊者之爵言更也下文云賓酬卿更觶注云卿尊是與尊者之爵言更也云自敵以下言易者謂此文公酬賓云易觶是與卑者故言易也上文大夫二人媵爵于公既卒觶洗象觶升坐奠是公受卑者之爵合言易而不言者奠散觶洗象觶隔再拜稽首故不復言易也

今按更易二字注疏之說雖詳然於例頗有不合疑本無異義不必強為分別也

公

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君親辭則聞命即升升乃拜是亦不言成拜　疏曰云凡下未拜有二禮殺者謂若此酬時也或君親辭者謂若公食大夫云公拜至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公降一等辭賓升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是階下未拜不得言升成拜也公答再拜拜於阼階上也於是賓請旅侍臣　疏曰案下記云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大射於此時賓請旅於諸臣此不言者文不具故記人辯之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旅序也以次序勸卿大夫飲酒　疏曰此目旅酬之事下文射人作大夫長以下乃言其法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言作大夫則卿存矣長者尊先而卑後　疏曰遣射人作大夫者燕或射故使之云尊先而卑後者賓則旅三卿三卿徧次第至五大夫

（大夫徧不及士）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在右者相飲之位　飲於鴆反　疏曰賓在西階上酬卿賓與卿並北面賓在東卿在西是賓在大夫之右賓位合在西今在東故云相飲之位也）賓坐祭立飲卒觶不拜（酬而禮殺）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言更觶卿尊也）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卒猶後也大射禮曰奠于篚復位今文辯皆作徧　辯音遍　疏曰不祭者酬禮殺也復位復門右北面位）

右公為賓舉旅

記凡公所辭皆栗階（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　蹙子六反）凡栗階不過二等（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

疏曰凡堂及階尊者高而多卑者庳而少案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鄭注云降三等下至地則士三等階以此推之則一尺為一階大夫五尺五等階諸侯七尺七等階天子九尺九等階可知今云凡栗階不過二等言凡則天子九等已下至士三等皆有栗階之法栗階不過二等據上等而言故鄭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也曲禮云涉級聚足連步以上鄭注云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天子已下皆留上等為栗階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其下無問多少皆連步雜記云主人之升降散等鄭注云散等栗階則栗階亦名散等

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 既拜謂自酌升拜時也擯者作階下告于公還西階下告公許旅行也請行酒于羣臣必請者不專惠也 疏曰自酌升拜時即上賓得君酬酒飲訖自酌降拜升

時也擯者以下約大射而知也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

酬而後獻卿別尊卑也飲酒成於酬也別彼列反 疏曰此酬非謂尋常獻酬乃是君為賓舉旅行酬以其主人獻君君酢主人主人不敢酬君故使二大夫媵爵于公以當酬處所以覆獻也但君恩既大為賓舉旅飲酒之禮成於酬故酬辯乃獻卿以君尊卿卑是以君禮成卿乃得獻故云別尊卑也

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

卷君遠反重直容反 言兼卷則每卿異席也重席重蒲筵緇布純也卿坐東上統於君也席自房來 疏曰此經設三卿之席在於賓東公食大夫蒲筵緇布純加萑席玄純彼為異國之賓有兩種席故稱加此燕已臣子一種席重設之故不稱加鄉飲酒鄉射諸公大夫席于尊東西上彼遵尊於主人故鄭注云統於尊此為君尊故統於

君而東上也公食記云宰夫筵出自東房卿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卿辭重席司宮徹之徹猶去也重席雖非加猶為其重累去之辟君也去起呂反　疏曰鄉射辭加席以異席而辭之此重席不合辭以兩重似君故辭以辟之也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不酢辟君也卿無俎者燕主於羞　疏曰此不言其人故記辨之云羞卿者小膳宰也上主人獻公遂自酢於阼階下此不酢也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今文無奠于篚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先悉

薦反　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　疏曰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侯伯以下不言孤故據大國而言鄭注云上公得置孤卿一人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彼是殷法周制使伯佐牧不置監故鄭云容言容有異代之法據周禮天子大夫四命與孤等故同稱公

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席孤北面為其大尊屈之也亦因阼階西位近君近君則屈親寵苟敬私昵之坐　大音泰近附近之近昵女乙反坐才臥反　疏曰孤無加席者亦是為大尊屈之也記云賓為苟敬席于阼階之西以為敬此孤亦席于阼階之西故為苟敬私昵之坐也

右主人獻孤卿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又復請致者若命長

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命長致者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也古文云阼階下北面再拜

疏曰請致者亦小臣也脫屨升坐以前公為賓為卿為大夫三舉旅者燕禮之正不得損益而云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者正謂周公作經許其如此爾言若者不定之辭優君之義也

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奠于薦南者於公所用酬賓觶之處二人俱拜以其共勸君處昌慮反

疏曰案前大夫二人媵觶奠于公薦南北上其上觶巳取為賓舉旅下觶仍在今大夫又媵一觶而云奠于薦南明知是所用酬賓觶之處云共勸君者以二人媵爵是共勸君酒君雖止命長致亦當二人俱拜也

右再媵爵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一爵先媵者之下觶也若賓若長則賓禮殺美長公卿之尊者也賓則以酬長長則以酬賓疏曰前大夫二人媵爵皆奠于薦南其上者已為賓舉旅今又行一爵故知先媵者之下觶也其後媵一觶者留之後為大夫舉旅也前為賓舉旅不云若賓若長專為賓禮盛至此為卿舉旅不專為賓是賓禮殺也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疏曰言如初者一如上為賓舉旅之節

右公為卿舉旅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

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既盡也不拜之者禮又殺　疏曰前卿受獻不酢爵君已是禮殺今大夫受獻不但不酢主人又不拜既爵故云禮又殺

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脀之承反胥膳宰之吏也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尊之也不於上者上無其位也脀俎實　疏曰案周禮注胥讀如諝謂其有才智為什長是庶人在官者所羞薦者皆膳宰故知此胥是膳宰之吏主人宰夫也雖是大夫然其位次在下此乃先大夫薦之尊之也燕禮大夫堂上士在下獨此宰夫言堂上無位者以其主人位在阼階君已在阼故主人辟之位在下是以大射注云不薦於上辟正主也脀者升也謂升特牲體於俎也

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徧獻之乃薦略賤也亦獻而后布席也　疏曰凡大夫升堂受獻得

獻訖即降獻徧不待大夫升遂薦於其位大夫始升故言遂也略賤者決上卿與賓得獻即薦貴故也上獻卿之時言設席此大夫不言明亦得獻後即布席也大射席小卿賓西東上注云辨貴賤也此燕禮主歡不辨貴賤小卿與大卿皆在賓東故此賓西無小卿位

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就席

右主人獻大夫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瞽矇歌諷誦詩者也凡執技藝者稱工少牢饋食禮曰皇尸命工祝樂記師乙曰乙賤工也樂正于天子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樂成則告備　瞽矇音蒙　疏曰此上下作樂之中有四節升歌一笙二間三合樂四案周禮瞽矇掌播鼗諷誦詩鄭云諷誦詩謂闇讀之不依詠即爾雅徒歌曰謡此作樂之時依於瑟即詩注云曲合樂曰歌一也

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何胡我反

相息亮反　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面鼓者燕尚樂可鼓者在前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弦為主也相扶工也後二人徒相天子大僕二人也小臣四人祭僕六人御僕十二人皆同官　疏曰大射禮重工六人從諸侯制鄉射皆工四人是大夫制則五等諸侯同六人也引大僕二人周禮文別同官人多得相參之意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宴講道修政之樂歌也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

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為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儆戶教反更音賡知音智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工歌乃獻之賤者先就事也左瑟便其右一人工之長者也工拜於席便婢面反疏曰工北面以西為左空其右受獻便者酒從東楹之西來故以右為便鄉飲酒大師則為之洗則眾工不洗也此經主人洗升獻工不辨大師與眾工又鄉飲酒記不洗者不祭而此篇與大射羣工與眾笙皆祭以皆為之洗故也又經無降席之文明拜於席可知薦脯醢輒薦之變於大夫也疏曰謂非貴工也使人相祭使扶工者相其祭薦祭酒卒爵不拜賤不備禮主人受爵將復獻眾工也眾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

遂猶因也古文曰卒爵不拜

右樂賓升歌獻工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言賜者君又彌尊賓長彌卑　疏曰燕尚飲酒故工歌之後笙奏之前而爲大夫舉旅大射雖行燕禮主於射故笙之間至射乃爲大夫舉旅案上爲賓舉旅直云公興以酬賓爲卿舉旅而云若賓若長是君禮漸尊賓禮漸殺雖然猶言酬至此言唯公所賜者是君又彌尊賓長彌卑也卒旅畢也　疏曰謂爲大夫舉旅酬行於西階之上或從賓或從卿次第盡大夫也

右公爲大夫舉旅

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陔工才反以笙播此三篇之詩縣中縣中央也鄉飲酒禮曰磬南北面奏南陔白華華黍皆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為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信也　風方鳳反重直用反惡音烏父音甫　今按說見鄉飲酒篇　疏曰諸侯軒縣闕南面故得言縣中鄉飲酒唯有一磬縣故但云磬南注引之者亦見此為近北面縣之南也

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

爵升授主人一人笙之長者也鄉射禮曰笙一人拜于下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疏曰笙在堂下而言降者階下受爵者亦盡階不升堂也云辯有脯醢者亦獻訖薦于位之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間厠之間麗力知反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宴樂也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為本也此采其愛友賢者為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下遐嫁反纍力追反蔓音萬治直吏反長如字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

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雎七如反覃大南反召上照反蘋音頻　周南召南國風篇也

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也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修其法度也昔大王王季居于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爾文王作邑于豐以故地為卿士之采地乃分為二國周周公所食也召召公所食也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于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之道者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者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

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綿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之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也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　今按說見鄉飲酒篇　與王如字采七代反被皮寄反　疏曰鄉飲酒注云合謂歌與衆聲俱作彼經有合樂字故也此經無合樂字實亦衆聲俱作是以注以合解之也

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

大師上工也掌合陰陽之聲教六詩以六律為之音者也子貢問師乙曰吾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是明其掌而知之也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為一備備亦成也　疏曰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知者以為大師所謂上工也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注云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又云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又云教六詩曰風曰賦

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師乙魯之大師

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

言由楹內者以其立於堂廉也復位位在東縣之北 疏曰樂正與工俱在堂廉則楹南無過處故由楹內適東楹之東告于公也大射大樂正東縣之北北面

右樂賓笙間合

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

闋苦穴反 肆夏樂章也今亡以鐘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記曰入門而縣興示易以敬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 應應對之應易以豉反 今按樂納賓見前即位章 疏曰常燕已臣子無樂王事之勞或有或無故言若也九夏皆詩

篇名頌之族類也鍾師云掌金奏金謂鍾及鎛又云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鄭注云先擊鍾次擊鼓是奏肆夏時有鍾鎛鼓磬彼經注雖不言磬但縣內有此四者故鄭兼言磬也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必引二記文者以燕在寢賓及寢庭與仲尼燕居入門而縣興事相類故引之證賓及庭樂作之義也不取賓入大門者大門非寢門故也言賓及庭奏肆夏則非尋常大夫為賓與宰夫為主人相對者謂若賓為苟敬四方賓之類特奏肆夏其事既重若非有王事之勞何以致此故也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笙入三成 新宮小雅逸篇也管之入三成謂三終也

疏曰鹿鳴不言工歌新宮不言笙奏而言升歌下管者欲明笙奏異於常燕常燕即上所陳四節是也今工歌鹿鳴與笙奏全别故特言下管新

宫笙入三成者正謂笙奏新宫三終申說下管之義**遂合鄉樂**鄉樂周南召南六篇言遂者不間也**若舞則勺**勺音灼　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其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曰實維爾公允師既合鄉樂萬舞而奏之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　於鑠上音烏下舒若反　疏曰言若者或為之舞或不為之舞為之舞則作周萬舞之舞而奏勺詩傳曰萬者干舞也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為司正君許其請因命用為司正君三舉爵樂備作矣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射人俱相禮其事同　監古銜反相息亮反　疏曰云君三舉爵者為賔為卿為大夫舉旅云樂備作矣者歌笙間合四者備作各三終矣案鄉飲酒鄉射立司正後始行旅酬者彼是士饗禮饗禮之法莫問尊卑徧獻之後乃行旅酬故立司正之後乃行旅

酬此燕禮國君燕其臣子雖一獻以辨尊卑故主人獻君而受酬主人卑不敢酬公獻之禮成於酬故使大夫媵觶於公當酬公君行大惠即舉之為賓賓得觶請旅諸臣徧卿大夫乃成一獻之禮復獻卿大夫皆為之舉旅行酬皆成其獻但卿大夫皆堂上有位近君不敢失禮故雖舉旅行酬而未立司正作樂後將獻羣士士職卑位在堂下將為士舉旅恐失禮故未獻之前即立司正監之

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

洗奠角觶于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也 疏曰主人安客乃安故欲安賓先語卿大夫以我意故須安也不主意於賓者欲兼羣臣共安也

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

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也必從觶西為君之在東也少立者自嚴正慎其位也　為于偽反　疏曰右還謂奠時南面乃以右手向外而西面乃從觶西南行而右還北面蓋君在阼若從觶東而左還北面則背君也司正監察主為使人嚴正謹慎故先自嚴正謹慎也　今按右還說見鄉射再請射章

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反奠虛觶不空位也　疏曰必使不空者亦欲使衆人覩知司正嚴正之處

右立司正

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

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膳宰降自阼階以賓親徹若君親徹

然疏曰臣之升降當西階今見賓親徹膳宰代君徹不降西階而降自阼階當君降處故云若君親徹降自阼然

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以將坐降待賓反也疏曰案大射云大夫降復位

注云門東北面位不與卿同東面位者彼卿有俎卿取俎以出故大夫不敢獨在西階下故復位復門東北面位此燕卿無俎故大夫與卿同降西階下東面北上位也上文賓以俎出當反入升坐故卿大夫待賓反亦升坐也

右徹俎

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

坐乃安說吐活反凡燕坐必說屨屨賤不在堂也禮者尚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也疏曰不云君降說屨者少儀云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彼據尊者坐在室則尊者一人說屨在戶內今此燕在堂上則君尊說屨於堂上席側可知也

羞庶羞謂膴肝膋狗胾醢也骨體所以致敬也庶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尊賢之道膴士戀反膋音遼胾壯吏反疏曰按大射云羞庶羞注云所進衆羞謂膴肝膋狗胾醢也或有炮鼈膾鯉雉兎鶉鴽大射先行燕禮明與彼同有此物者以經云庶羞則不唯二豆而已此注不言炮鼈已下注文不具也肝膋見內則用狗肝蒙之以其膋而炙之此及大射其牲皆用狗故知有此及狗胾也知有炮鼈膾鯉者据詩而言也又內則及公食有雉兎鶉鴽鄉飲酒鄉射亦有狗但經直云羞不云庶是以鄭注云胾醢明二豆無餘物也骨體致敬據未坐以前庶羞所以盡愛據說屨已後也

大夫祭薦

燕乃祭薦不敢於盛成禮也　疏曰盛謂未立司正之前立行禮時也成禮謂祭先也大夫彼時受獻不祭脯醢是不敢成禮於盛時也

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　皆命者命賓命卿大夫也起對必降席司正退立西序端　疏曰云起對必降席者以下云反坐知之也云司正退立西序端以鄉飲酒云司正升相旅退立于序端東面知此亦然也

右燕

記有內羞　謂羞豆之實酏食糝食羞籩之實糗餌粉餈　酏以支反食音嗣糝素感反糗去久反乾飯屑也劉香久反餌音二餈才私反　疏曰酏餈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餈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是也糗

餌粉餈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為餌為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是也糗熬之亦粉之其粉擣之亦糗之是互相足也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

獻士用觶士賤也今文觶作觚 疏曰不從今文觚者若從觚與大夫以上何異故不從

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

他謂衆士也亦升受爵不拜 疏曰士長之外皆衆士也士尊於笙之長笙之長尚受爵於階上明士得升堂受爵也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立于觶南東上

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司正為上 疏曰此等皆士而先薦者以其皆有事故先得薦司士亦

先薦者按周禮司士掌羣士爵祿廢置之事士中之尊故亦先得薦也天子官尊諸侯宜降一等是諸侯射人司士在士位中也周禮序官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以畿外諸侯張三侯與天子同射時射人有事非一故知射人之數亦同也云司正為上者雖同是士以其為庭長故設在上先薦之三者當官雖多皆取長先薦其餘在於衆位依齒也又士位在西有事者別在觶南北面東上也

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

每已獻而即位于東方蓋尊之畢獻薦于其位

疏曰庭中之位卿東方西面大夫北面士西方東面是東方尊今卿大夫得獻升堂位空故士得獻即東方卿位是尊之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

次士獻之已不變位位自在東方 疏曰上設位時祝史在門東小臣在東堂下

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

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北面酌南鄉獻之於尊南不洗者以其賤略之也亦畢獻乃薦之主人執爵奠于篚復位　鄉許亮反　疏曰按大射旅食尊在西鐏之南北面則此主人在南亦北面以陳尊向君若東楹之西東向設尊亦是向君為正彼酌者尊後東面酌此亦尊後北面酌南面獻之於尊南也此乃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之輩故云賤也

右主人獻士

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大射正射人之長者也如鄉射之禮者燕為樂鄉大夫宜從其禮也如者如其告弓矢既具至退中與筭也納射器而張侯其告請先于君乃以命賓及卿大夫其為司正者亦為司馬君與賓為耦鄉射記曰自君射至龍旜亦其異者也薦旅食乃射者是燕

射主於飲酒　疏曰云大射正為司射者燕禮輕又不
主為射故射人為擯又為司正至射時大射正為司射
按鄉射初司射告弓矢既具至三番射訖而退中與算
故如之也云納射告罷而張侯者欲見此與鄉射因納射
罷後即張侯大射納射罷之後無張侯之事燕禮每事
皆先請于君大射亦先請于君故大射初司射自阼階
前請於公公許乃命賓及卿大夫鄉射西階上告賓曰
弓矢既具乃告於主人遂告大夫是先後異也必云司
正為司馬者諸侯有常官嫌與鄉射異故言此也鄉射
賓與主人為耦此君與賓為耦亦是異於鄉射也引鄉
射記君射至龍旜亦其異者也者謂旌與中異何者彼
因記國君三處射旌與中各不同云君國中射則皮樹
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言國中則此燕射也又云
於郊則閭中以旌獲謂諸侯大射在郊又云於竟則虎
中龍旜謂諸侯賓射在竟此皆諸侯禮射雖記在鄉射
皆與鄉射異也　今按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

白羽朱羽糅已入此下記於郊則閭中以旌獲已入大射記於竟則虎中龍旜亦是燕射并附此記

右射　記君與射則為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袒徒旱反襦如朱反　君尊　小臣以巾授矢稍屬屬章欲反　君尊不搢矢　不以樂志　辟不敏也　辟音避　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　侯復發也　不使大射正燕射輕　復扶又反　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答君而俟　笴工但反又工老反　若飲君燕則夾爵　謂君在不勝之黨賓飲之如燕媵觚則又夾爵　疏曰夾爵者將飲君先自飲及君飲訖又自飲為夾爵　君在大夫射則肉袒　不纁襦厭於君　厭一涉反　疏曰鄉射記大夫對士射袒纁襦此對君肉袒故云厭於君也　君國

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皮樹獸名以翿旌獲尚文德也今文皮樹繁豎糅為縚古文無以　疏曰知城中是燕射者以其下有賓射大射不在國也尚文德者以文舞用羽武舞用干也此既用羽知取尚文德也於竟則虎中龍旜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畫龍於旜尚文章也通帛為旜　疏曰與鄰國君射則賓射也以其君有送賓之事因送則射云尚文章也者亦若翿旌也云通帛為旜司常文鄭注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則通帛者正幅為絳長尋曰旐繫旐曰斾通體皆用絳帛為之名旜　鄉射記

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觶依注音觶　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觶者字之誤也古者

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

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賓反位反位反席也今文曰洗象觶 疏曰堂下無席堂上乃有之而云賓升成拜不云降明上反位者反席可知也

右賓媵爵于公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至此又言興者明公崇禮不倦也今文觶又為觗 疏曰此以下論君為士舉旅之事

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坐行之若

今坐相勸酒有執爵者士有盥升主酌授之者　疏曰若然前三舉旅皆酬者自酌授人也唯受于公者拜公所賜者也其餘則否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欲令惠均　令力呈反　疏曰此所命者命大夫也以前三舉旅辯大夫則止今此為士舉旅故及之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荅拜興酬士者士立堂下無坐位　疏曰凡禮堂上有席者坐堂下無席者立是以工尹商陽是士而云朝不坐堂下無坐位者也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祝史小臣旅食皆及焉　疏曰知旅食皆及者以士未得獻時旅酬不及得獻之後旅則及之旅食亦次士得獻故知亦酬及之士旅酌旅序也士以次序自

酌相酬無執爵者　卒

右公為士舉旅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内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

庶子掌正六牲之體及舞位使國子修德學道世子之官也而與膳宰樂正聯事樂正亦學國子以舞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僕人正僕師僕人士立于其北北上大樂正立于東縣之北若射則僕人正僕人士陪于工後内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皆獻于阼階上别於外内臣也獻正下及内小臣則磬人鐘人鑮人鼓人僕人之屬盡獻可知也凡獻皆薦也　疏曰按周禮諸子職云大祭祀正

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彼天子諸子之官屬天子若據諸侯為世子之官引之者以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掌公卿大夫士之適子掌事同故也云而與膳宰樂正聯事者以掌正六牲之體得與膳宰聯事掌國子脩德學道得與樂正聯事云左右正者據中庭為左右大射禮工遷於東僕人正亦與樂正同處名曰左正復云右正是小樂正在西蓋兩面俱縣大小樂正各監一縣也知僕人正以下在小樂正之北者以鄉射弟子相工皆在西今僕人正以下亦是相工之人故知亦在西方也大樂正在東縣北者約鄉射云縣于洗東北至射時遷樂於阼階下之東南樂正北面立于其南也云若射則僕人正僕人士陪于工後者按大射將射之時工遷于下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相者以工為主故知相工陪于東即在工後也天官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其職云掌王之陰事陰令鄭注云陰事羣妃御見之事陰令王所求為於北宮彼

后之官兼云夫人者欲見諸侯夫人亦有此官也臣云外内者按周禮有外内命夫鄭注云外命夫六卿以出外内命夫朝廷卿大夫則諸侯臣在鄉遂及采地者為外臣在朝廷者為内臣但外内臣皆獻於西階上此獻於阼階故云别於外内臣也兼言僕人者此經直見僕人正不見僕人師僕人士大射見之内小臣奄人之賤者尚得獻明此等皆得獻可知也知皆薦者以經云如獻士也

右主人獻庶子以下

無算爵算數也爵行無次無數唯意所勸醉而止　疏曰云爵行無次無數者此對四舉旅以前皆有次有數此則無次數也

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

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席下席西也古文曰公荅再拜　疏曰自旅酬已前受公爵皆降拜升成拜至此不復降拜者禮殺故也云席下席西也者賓與卿大夫席皆南面統於君皆以東為上故知席下為席西也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不敢先虛爵明此勸惠從尊者來也　疏曰受君賜爵者若君未飲而已先卒爵則似惠不由君而來故俟君卒爵然後飲則是由尊者來也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宴歡在於飲酒成其意　疏曰君意欲得皆醉今執膳者酌反奠於君前望當君心故云宴歡在於飲酒成其意也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于其所勸者唯受爵於公者拜卒受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

大夫不拜乃飲實爵乃猶而也　疏曰此執爵者皆酌行之以徧唯卒爵者興以酬士自酌與之是以鄉飲酒鄉射皆云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注云不使執觶者酌以其將旅不以已尊孤人也又曰此將勸士士已升階大夫即飲不當用乃字故以而字解之也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辟音避劉房益反　命徹冪者公意殷勤必盡酒也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不言賓賓彌臣也君答拜於上示不虛受也　疏曰云不言賓直言卿大夫皆降不別言賓是燕末賓同於臣言彌臣者上旅酬猶言賓但言賜不言酬已是賓卑今乃設賓不言賓是賓彌臣也遂升反坐士終旅於上如

初卿大夫降而爵止於其反席卒之今按此士方旅酬而大夫降則爵止不行公辭而大夫復升士乃終旅於上也無算樂升歌間合無數也取歡而已其樂章亦然疏曰上升歌笙間合各依次第而三終有次有數此則任君之情無次無數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大燭於門外甸大練反閽音昏宵夜也燭燋也甸人掌共薪蒸者庭大燭為位廣也閽人門人也為作也作大燭以俟賓客出燋哉約反劉哉妙反共音恭疏曰凡燕法設燭者或射之後終燕則至宵也或冬之日則不射亦宵也燋者古者無麻燭而用荆燋末爇曰燋但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文出大戴禮也此亦諸侯禮以燕禮輕故不言庭燎設大燭而已

右無筭爵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取脯重得君賜奏陔陔陔夏樂章也賓出奏陔夏以為行節也凡夏以鐘鼓奏之夏戶雅反賓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霤遂出必賜鐘人鐘人掌以鐘鼓奏九夏今奏陔以節已用賜脯以報之明雖醉不忘禮古文賜作錫卿大夫皆出隨賓出也公不送賓禮訖是臣也

右賓出

公與客燕謂四方之使者使所吏反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腆天典反君使人戒客辭也禮使人各

以其爵寡鮮也猶言少德謙也腆善也上介出請入告古文腆皆作殄今文皆曰不腆酒無之　鮮息淺反

疏曰公食大夫云使大夫戒各以其爵彼見賓出拜辱大夫不荅拜此不言文不具

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上介出荅主國使者辭也私謂獨受恩厚也君無所為辱賜於使臣謙不敢當也敢者怖懼用勢決之辭

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重傳命固如故　重直用反傳文專反

今按寡君君之私也以下是客對辭

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許之也於是出見主國使者辭以見許為得命今文無使某

今按某固辭以下是客對辭

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

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親相見致君命辭也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貺賜也猶愛也敢拜賜命從使者拜君之賜命猶謙不必辭也 今按君貺寡君多矣以下是客對辭

右公與客燕

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自戒至於拜至皆如公食亦告饌具而後公即席小臣請執冪請羞者乃迎賓也 食音嗣賓為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為賓苟且也假也主國君饗時親進醴于賓今燕又宜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為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

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脊折俎也不嚌啐似若尊者然也介門西北面西上公降迎上介以為賓揖讓升如初禮主人獻賓獻公既獻苟敬乃媵觚羣臣即位如燕也　饗許兩反或作鄉非燕為之為于僞反

疏曰言聘禮之賓行享禮訖主國之君已親酌醴進於賓今燕又當親獻故賓不敢當而揖讓辭之乃以為苟敬也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但為辭讓故以命介為賓不得敬之今雖以介為賓不可全不敬於是席之於阼階西而且敬之故云苟敬也燕禮與大射鄉射皆不嚌啐是諸公如鄉禮今聘卿在諸公之坐亦不嚌不啐是為似若諸公尊者然也云介門西北面西上者約聘禮而知也上燕已臣子之時獻賓獻公既即媵觶以酬賓今苟敬之前有薦有俎賓與君同則知獻公後既獻苟敬乃可酬賓也　無

膳尊無膳爵　降尊以就卑也　疏曰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注云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為賓賓為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彼與此事同故鄭引彼經以證出燕己臣子不見有君親受賓酢若燕異國臣子得有專席受酢者獻卿大夫之後依次各為此三人舉旅獻士之後賓乃媵觶於公賓取所媵觶為士舉旅應以為酢君君專席而受之也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受賜謂公卿者酬之至燕主人事賓之禮殺賓降洗升媵觶于公荅恩惠也鄉許亮反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相息亮反辭之也對荅也亦告公以公命荅之也有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

邦國禮一之下

燕義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適音敵　定位者為其始入蹴踖揖而安定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設賓主者飲酒致歡也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為主人公孤也疑自下上至之辭也　公卿尊矣復以為賓則尊與君大相近君舉旅於賓及

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禄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虚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言聖人制禮因事以託政臣再拜稽首是其竭力也君答拜之是其報以禄意也

席小卿

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牲體俎實也薦謂脯醢也羞庶羞也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職主也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卒讀皆為倅諸子副代父者也戒令致於大子之事教治修德學道位朝位也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

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國子諸子也軍法百人為卒五人為伍弗不也國子屬大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也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游卒未仕者也學大學也射射宮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為說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